

兒童叢書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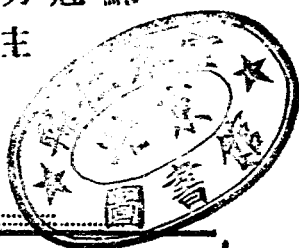
F-126

F-126

慈德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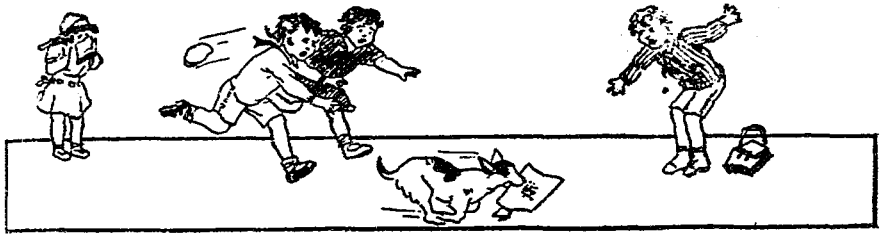
蘇冠明 盛熊運
主編



美 畜

作者：藥順天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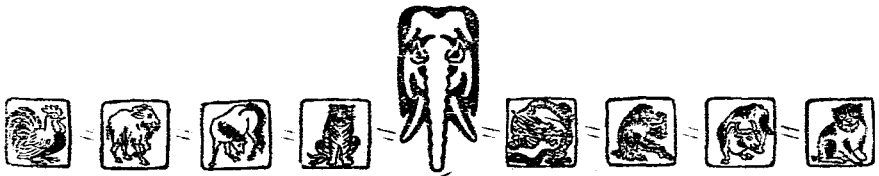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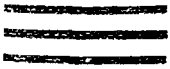
小朋友們：

我已是你們所有的了，願你們好好地待我、保存我、不要糟塌我。

用心讀我，把我的一切介紹給你們的兄弟、姊妹；因為我的所有，對於你們都是有用的，我可以使你們的童年過得更快活、更滿足！

你們的朋友

美 畜





好美畜

一隻美麗的小貓，牠的前足被小嘉祿緊緊握住，後足和尾巴倒懸的掛着，身子欠伸着，比平常長得多……牠一點也不抱怨，恐怕已經知道那小孩子就是牠未來的主人翁。小嘉祿歡天喜地的把牠掣到家裡，教牠撲滅羣鼠，一面和牠玩耍。

他入了柵門，穿過了花園，箭直的跑着，把小貓送到家裡：姆姆、弟弟、妹妹都來歡迎。嘉祿把牠放在地上，用手輕輕地摸牠的毛，媽媽拿些鮮牛乳給牠飲，大家都圍起來看牠。

這位新客人實在美！週身黑毛，閃閃有光，面毛淡黃，鑲着一

完
條雪白邊，所以大家便叫牠「美畜」！

現在美畜開始牠的工作了。可憐的老鼠，從此不能安居！從前常常作鬧，弄得爸爸媽媽不得平安地睡覺。小孩子都覺得很適意，絲毫不覺搔擾。媽媽有時放些餅餌，誘牠們入籠；誰知牠們却非常聰敏，總不上當。

現在呢？看看美畜的本領！

在花園裡

嘉祿的妹妹佳蘭，黃金的捲髮，雪白的衣衫，在花園裡遊行。
美畜休息在園子的木柵口。

四隻小眼中間，射着兩條直線：佳蘭、美畜，彼此注目。

「美畜，好美畜」——佳蘭柔聲地呼道。

「咪咪」——美畜更柔聲地答應。

「美畜」！

「咪」！

那兩個小人物在談論甚麼？誰能知道？牠們能通達意見麼？

佳蘭的哥哥信理也跑過來，擎着一隻紅色的小提籃，是他的爸爸在他的主保瞻禮日送給他的。他擎美畜放入提籃裏。美畜安然臥着，只把頭伸在外面。信理、佳蘭哈哈笑，美畜也像露着笑臉。一會兒，美畜弄翻了提籃，飛也似的跑了。你道爲什麼？原來牠遠遠地看見一個線球在花園塢下藏着。牠跑過去，抓住它，把它抓來抓

去，抓個不住；忽然一爪打中了它，又追過去把它捉住。那線球被牠弄亂了，走出一個線頭來，線頭越走越長，越長越亂……媽媽看見了，在樓上喝令道：「快點把線球拏上來吧！」

信理和佳蘭爭先恐後的去搶奪線球；美畜看見他倆跑過來，連忙啣了球兒逃走：一個在前，兩個在後，好像賽跑似的，也好像捉迷藏，在花園裡跑來跑去……直到媽媽自己下來，方才把線球救出來。

小嘉祿的糕

爸爸很愛美畜。一家人沒有一個不愛牠的。誰知今天牠闖了大

禍！

小嘉祿到幼稚園裡讀書，媽媽給他預備了一份可口的糕。上白的粉、鮮雞蛋、新牛奶，團成一塊一塊的小糕兒，烘熟了，又加上白糖和奶醬。真個芬芳可口！

佳蘭、信理每人得到了兩個，還有兩個，媽媽把它藏起來，是留給嘉祿的。

嘉祿回來了。

媽媽給他說：「這裡有兩塊糕，是我給你藏起的，你去拏吧」
嘉祿滿心歡喜，三步二步跑到大門……

「媽媽，糕兒在那兒？」

「就在大門口，你找不到？開了門便可見到」。

「那裡有」？嘉祿的聲音帶着驚疑。

「難道要我自己拏給你麼」？媽媽說了，放下那件要做給佳蘭的新衣走過來……吓！不見了糕兒。

「信理，你偷了麼」？

「不是呀！媽媽」！

「那末，怎會不見了呢」？

美畜伏在屋子的一角裡，伸着血紅的舌，在擦着牠的長鬚。

起初有些疑惑，後來知道真是牠偷吃了兩塊糕，嘉祿不由的怒火沖肝，猛然撲過去，向美畜拳腳交加的發洩心頭的怒氣。美畜是慣受小朋友的撫摸的，今天無意中吃了一頓無情棒，插翼似的快逃避了。

「嘉祿！做什麼？爲了兩塊糕怎麼這樣發火？讓這可憐的畜牲去吧！」

「我是可憐的，牠有什麼可憐呢？是牠弄得我沒有點心吃」。
佳蘭看見美畜遭打一頓，不禁大哭。

「嘉祿，你若肚餓，來吧，我拏塊麵飽，一隻梨子給你」。說着，一面安慰佳蘭，後來叫嘉祿到自己跟前，給他說：「嘉祿！你今天大大的做錯了。你不該這樣毒打美畜，牠是無知的畜牲，不知道偷吃是壞事。所以你在牠身上報仇出氣是沒用的。孩子們却不然，他們知道媽媽把糖醬放在廚裡，不該偷吃，但有時……」

嘉祿聽了，滿面通紅，垂頭喪氣地去了。從那天後，不論白糖、香餅、巧格力或牛奶糖……倘若沒有媽媽的准許，他就不拏。

他再也不願和無知的畜牲做同樣的工作！

晚上聚殮，爸爸、媽媽、佳蘭、信理大家樂融融地用飯；美畜也在享用牠所得的，牠早已忘了日間的一切事情。嘉祿却不時去撫摸美畜，好像安慰牠，向牠道歉，和牠友好如初。

晚間

晚上，頑皮孩子深入夢鄉。個個都像小天使安樂地熟睡於天堂。美畜伏在床邊，也在安歇着。

一張耶穌聖心像，笑容滿面地看護他們。

隔壁屋裡，媽媽在縫新衣、補舊褲，親愛的慈母，不時停着手

中線，看看她的小天使。

一會兒，美畜猛然撲向一個目標去，原來一隻可憐的鼠兒，已落在牠的爪牙之中。

『可惡的美畜！到外面去吧！我怕你這個兇惡醜陋的樣子啊！
！信理被牠驚醒了，生氣的說。

『你們看見麼？』媽媽說，『美畜現在的樣子也和小孩子有時的表情一樣，牠本是美麗的，但因發了兇惡的性子，樣子就變成非常的醜陋難看了』。

『媽媽，這話有什麼意思？』

『小孩子平常的樣子是馴良可愛的，但幾時發了臭脾氣，憤怒起來，他的樣子就好像畜牲一般的醜惡了』。

嘉祿聽了媽媽這番教訓，心裡早已明白，從此之後，便改除了容易發怒的劣性了。

美畜天天和牠的小主人們遊戲作樂，得到他們的愛護，和食物的賞賜。

爸爸晚上回家時，一家團團完聚；但是如果牠不來參加，便覺得不高興了；他們總要有牠在一起吃喝才快樂。

小紅舌

媽媽是何等良善慈愛的！

小佳蘭該來吃早飯；但她跑出去看看欄干上花盆中一朵新開着

的鮮花。

『妳只管去看花吧，我連妳的一份也吃了』。媽媽說。

佳蘭便跑過去，吃了一口，又出去了。媽媽又設法喚她回來……

……一頓早飯要費一點多鐘！

信理早上起來，穿得端端正正。過了不多時，他弄得滿身泥污，因為走路時，仰頭看着穿花的蝴蝶，撲通一聲，跌在水氹裡！媽媽只好給他換衣服。

嘉祿溫誦功課，却不時抬頭東張西望，媽媽又不住的要叮囑他用功讀書。

她雖倦了，有時還害了頭痛，一面要安慰勞緒掛心的丈夫，另一面懸念她年老的媽媽，但總不能放鬆照顧這三個小頑皮。她在萬

忙之中，總沒有忿怒的表現；她毫不怕辛苦，不覺煩惱，她是個名符其實的慈母！

無知的小孩子們有時竟把無知的說話回答她，但是因為孩子氣，隨口出的言語，並想不到那些話是怎樣令慈母傷心的。

美畜伏在門口，伸着牠的舌頭，好像一朵血紅的鮮花，在那邊等候人們來撫摸，歡迎小朋友和牠玩耍。

爸爸說：「看呀！美畜的小紅舌總不說無禮的話，或怨恨之聲。說話無禮，不如永遠不會說話。小孩子们得了天主的大恩，能會說話，應該常常說老實話，說知恩報德的話。對於父母，該柔聲下氣；對於兄弟朋友，該和藹可親，最要緊的是善用舌頭祈禱，讚美天主！」

嘉祿、信理聽了爸爸的教訓，便立定主意，努力做個好孩子。

美畜在他們的家裡，一天馴良一天，越發靈捷可愛。

窗口掛着一隻花籃，一棵枝叢多葉的小灌木，幽禿可愛的迎風飄揚。美畜伏在花籃邊，好像給小朋友作寫生的背景；好一幅美麗的圖畫！

一天，媽媽正在花園裡的一張小桌子上寫信，看見花叢掀動，美畜跳出來，走近她的跟前，坐着注目仰視。過了一會，立起來，要跳上媽媽的膝頭。她便停了筆抱牠上來，輕輕地撫了一回，表示愛護牠。牠呢，並不貪而無厭，過了一霎時，牠就跳下去，好讓她安靜地繼續寫信。

一位客人

一天，來了一位女士，是媽媽的好朋友。她和媽媽暢談了一會，和三個小孩子玩耍一番，也和美畜相識了，牠好像歡迎客人，不住的在她跟前轉着、跳着。

「好嘉祿！」那女士問，「聽說你已上學校了，你喜歡讀書嗎？你最喜歡學校中的那一科目呢？」

「體操呀！」嘉祿立刻答。

他的媽媽聽了，覺得有些慚愧；那女朋友却帶笑地給她說：

「體操是很活潑的，當然小孩子要高興。倘若美畜能說話，一定也是這樣的回答我哩」。

誰更勇敢

爲什麼今天嘉祿是這樣聽命的呢？媽媽給他說，今天不要到外面去，他就在家裡休息。啊！知道了。原來因爲隣家的王太太買了一隻又肥又大的狗，看守門戶。那狗非常可怕，他每次經過王家的門口時，都被牠嚇得提心吊胆！

一天，媽媽教嘉祿出去買點東西，他去的時候，畏畏縮縮，遠遠瞥見那狗，早已嚇得周身發抖。連忙退轉來，後來發見那狗是被鏈子鎖住，縛在鐵柵上，才敢三步兩步的飛奔過去。

美畜以爲自己是有胆量的，就爬上牆頭，靠近柵門，偷看那隻

惡狗。

「汪！汪！」

一陣猛叫，嚇得美畜魂不附體的跑到遠處去了。

小戲院

媽媽擎着一張紙，上面印有花枕的圖樣，她要到鄰家去和某女士磋商刺綉的事情。

三個小孩子一齊在家，嬉笑自若，玩耍得很高興。

一會兒，佳蘭高聲誦着一首兒童詩。嘉祿、信理當觀眾，拍手喝采！接着她又唱了一曲小朋友歌。又是一陣拍掌聲！

這還不够，還該教美畜來助興；牠一呼就來，於是給牠一條白色絲帶縛在頭上；叫牠也參加盛會。

後來佳蘭雙手提起牠的前腳，拉牠立起來，一面唱歌，一面跳舞……

媽媽回來了，一見大家哈哈大笑，美畜也跳着叫着表示高興。

逃走

嘉祿默然無聲地火速跑出屋外去，美畜連忙跟上去，他們在花園那彎曲的小徑上跑來跑去，跑個不停。這不是奇怪的事，因為嘉祿每次在花園裡遊戲，美畜總是伴着他。

但今天嘉祿不只在花園裡跑，還箭直的跑向花園之外去，只是前進，絕不回顧；美畜也跟在他的後面跑。

原來今天早上嘉祿的固執性復發，犯了不聽命的過失，雖然是孩子無知，犯過不是了不得的，但媽媽爲懲戒他，罰他午餐沒有生果吃；爸爸還打了他一頓。

嘉祿一時糊塗起來，打定主意，逃走到外面去，打算要在樹林裡躲藏幾點鐘，讓他的家人四出去找尋他……

跑，跑，嘉祿只管跑；追，追，美畜拚命追……到了一棵橡樹的濃蔭下，肚裡輾轉作响，原來時已晌午。他還跑了許多路，所以不由得飢餓起來，他便把早上預備了的麵飽和幾塊巧格力糖從袋裡掏出來，狼吞虎嚥地吃，却也分一些東西給他的好同伴吃。

今天的腸胃特別好，這小許東西怎够充飢？嘉祿嗚咽欲哭，美畜也「咪咪咪」地叫着。他們好像抱怨着。

要找些鮮菌充飢，却又遍尋不着；野果呢，更不必說了。

稀疏的樹葉縫中，射下來幾道金光，照着這一雙伴侶，在草叢穿插。

忽然看見一片黃土上橫亘着一條黑線，却有許多白色的小點在黑線上滾着。定睛一看，原來是一羣黑蟻遷居。他兩只管在看那勤勞不息的小昆蟲，絕不覺得韶光的過去。美畜還東跳西撲的和蝗蟲、蟋蟀玩把戲……

陽光逐漸減少了，四周慢慢兒黑暗起來……唉，不好了，黑暗的烏雲吞沒了整個天空……霹靂一聲，嚇得嘉祿周身發抖。

「美畜，我們快些回家去吧！」嘉祿驚叫着。

穿過這邊，插過那邊，也找不着回家的路線……幸而終因美畜的嗅覺靈敏，那末才找到了原來的道路。

不好了，大雨傾盆似的落下來，兩個小朋友歸心似箭，冒雨拼命跑，跑……好容易到了家裡；過不多時，雲收雨止，夕陽西斜了……

爸爸、媽媽、姊姊、妹妹，正在張惶着急，猛見他倆回到家來，連忙給他換衣服；信理、佳蘭爭先拿布揩着美畜身上的水……

到了晚間，明月從門窗射入屋裡，這一家人很快樂的賞月，說說往事；他們覺得這暴風雨後的月亮是皎潔可愛的。

嘉祿往視美畜，柔聲說。

「好美畜，」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這話真不錯。家裡總是適意的，爸爸、媽媽又是仁慈的，只要我們知過力改，做個好孩子，這樣便可以平安快樂地過日子了」。

美畜表示贊成說：「咪！咪！」

「美畜」！嘉祿又說：「我現在知道了，媽媽和爸爸有時責罰我，都是爲着我的好處；已後我無論如何都要聽命才對的」。

「咪！咪」！美畜也表示贊成。



寶珠

彼比利利納打破了貯蓄瓶，把錢數着：一、二……十……二十……三十，恰是三十個銅子兒。

「已是很多了嗎？」彼比問。

「若是用得好，已足够了」。利納答。

難關就在這裡。

彼比注視着天花板，好像上邊會落下一個好啓示。利納說：「我要母親歡喜我們能獻給她什麼？」

彼比得了一個好啓示，他對妹妹說：

「獻些花」。

利納聳聳肩膊。

「花會很快凋謝」，頓了一頓：「不如獻些軟糖吧」？

「啊，多貪咀的東西」！

「誰貪咀？是送給媽媽的」。

「因為妳知道媽媽會分軟糖給妳吃，妳的古怪我知道了」。

「你看輕我嗎」？

「誰說過看輕妳」？

「很好，不要買糖果，也不買花……但是，但是……」

她的腦海裡神秘的黑暗中已成熟了一個計劃，她笑道：

「那末買個金飾吧」？

「金飾？三塊錢怎能買一個金飾」？眼睛睜得大大的。

「若沒有得賣，叫人造好了」。

「叫人，叫……」彼比的訝異仍沒有減低過。

「對了，我已想過了……」她頓了頓，改用演說家的口氣說

「母親將是多麼的高興喲！……是多麼好喲！」

「是多麼好喲」！彼比應了一聲，但仍不明白，母親的良好跟

三塊錢的金飾中間可有什麼關係。

利納說：「昨天母親帶我們到聖瑪爾谷街去。那兒的珠寶店是

多華美喲！你看見那串串的珠飾嗎」？

彼比只注視着玻璃櫃裡的玩具，沒有注意到別的。

「不幸的你沒有看見，那一串串銀製的首飾，銀的價值，這個

連小麻鵲也知道了。三塊錢儘可以買一個銀戒子」。

「鑲金剛石嗎？」

「不，我們放一顆寶珠」。

「寶珠，那兒取來？」

「格濟安夫人昨晚說了什麼？你想想吧……她談及你……
注視着你……」

彼此在記憶裡搜索着，找到了要找的，面上大放異采，活潑的
說：

「她發見我一隻牙快要脫了。她說脫下了之後該放在碟子上，
夜間螞蟻來取去，給我帶來糖果」。

「別理會糖果，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呢！她說你的牙美麗得好像

珍珠」！

彼此並不是一個傻瓜，馬上明白了，歡喜的拍着手。

「那你肯脫牙嗎」？

「爲母親還着問嗎」？他張開小口，姊姊把姆指和食指伸進去，熟練地拿着小牙「得」一聲！

一絲血淋在他的下唇上，他只留意躺在姊姊掌心上那隻雪白光滑的小牙。

他焦急地問：

「真是像珍珠嗎」？

「是一個珍珠，人的珍珠」。她堅決地。

幾分鐘之後，彼此靜悄悄的穿過了樓梯到金飾舖去。金飾匠正

在全神貫注地潔淨一條金鍊子，回過頭來瞥見這小人物道：

「小朋友，要什麼」？

「我想定造一隻銀戒指，上面鑲着這珍珠」。

金飾匠解開紙捲，看了看，不禁笑道：

「這是一隻牙」。

「這是人的珍珠」，小孩子鄭重其事的改正道：「可以把它嵌在銀上嗎？……我給你三塊錢……但馬上就要……行嗎」？

那人笑着接過來銀和小牙，給古怪的顧客說：

「明天來取吧」。

×

×

×

『你失了一隻小牙了！』那天晚上，維李夫人發見兒子的牙床上少了一隻牙，這麼說：『你放它在那兒！』！

彼此看着媽媽，面紅了，沒有回答什麼。

『你吞吃了它嗎？』媽媽焦急地。

『沒有』，彼此搖搖頭。

『那末在什麼地方？』

兒子狡猾地笑了笑，指着窗外說：

『小鳥銜去了』。

母親沒有再獲得什麼。她想：『他也許失了』。然後向兒子說：『螞蟻不見小牙，便不給你送糖果來』。

『沒有糖果』，孩子安心地。

兩天之後，是媽媽的生日，媽媽在餐巾下找着了一隻銀牙，上邊鑲着一個極古怪的寶石，母親看了看，心下明白了，感動的微笑着，把女兒和兒子的頭抱在一起說：

「小鳥兒將牙交還，我給螞蟻說……」

「妳把戒指給牠們嗎？」

「不，決不！」媽媽肯定地。

這回螞蟻雖然沒有得到小牙，却比平常更大方。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兒童叢書
第十一種

發行所
印刷者

美

發行著
主編者

澳門聖母無原
罪兒童工藝院
慈幼印書館
澳門風順堂街十六號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一七九號
上海杭州路七四〇號

葉順天
蘇冠明
盛冠熊
慈幼印書館

畜

零售每本五角
全年(二十冊)五元
外埠訂購郵費免收

中華民國卅五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U
- 31-32
(11)



H.K. \$ 0.50

D - 11